

凉粉滋味

□张炜生

日子像流水,轻缓淌过,将记忆里的棱角磨平,然而每逢农历六月初六将近,我心中却总会涌起一种不可名状的悸动。这悸动是悄然而至的,有时起于晚风拂过脸颊的微凉,有时源于市场里瞥见凉粉的模样,有时又起于邻里街巷间偶然飘来的一两声唧唧呀呀的唱腔……正是这些微末的讯息,叩开了故乡庙会那扇尘封的门扉,推门进去,便看见母亲在灶火旁忙碌的身影。

农历六月初六是我们村的庙会。那时每逢庙会临近,村子便如睡醒的巨人,缓缓伸展开肢体,筋骨里传出窸窣的声响。清早起来,便能听见村里大喇叭一遍遍宣布着戏班子的名字,声音混着电流的杂音,嘶哑却异常执着,一路飘荡过家家户户的门楣。村中心的戏台子被拥挤的住宅包围着,旁边老槐树的浓荫,仿佛专为这一年一度的喧嚣搭好了凉棚。村里人渐渐都走出来了,巷陌里有了人语,添了脚步声,连鸡犬也显得比平日格外兴奋些。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新鲜、浓烈,混合着尘土与油条香气的味道,搅动着每个人心中那点蠢蠢欲动的念想,也掀动了母亲灶前那口铁锅的盖子。

母亲做的凉粉,是庙会里独属于我家的风景。从选粉面开始,她便表现出近乎虔诚的专注。绿豆粉、红薯粉、土豆粉皆要过了她的眼,才肯从供销社买回。灶膛里的火舌温柔地舔着锅底,裹着金莲小脚的母亲持着长柄勺子,一只手持锅里撒粉面,一只手不紧不慢地搅动着,那动作仿佛带着一种无声的韵律,手臂起落间,水雾缭绕升腾,模糊了她鬓边悄悄渗出的细汗。锅里的浆汁由稀变稠,由白至微青,最终凝成温润如玉的膏状。此时,母亲便迅速将其倾入备好的瓦盆,那浓浆便如活物般缓缓沉降,安稳。待到冷却,便成就了那一方方晃动清亮,倒映着人影的凉粉块了。

庙会当日,清晨的微光才刚爬上窗棂,母亲早已在灶间奏响了锅碗瓢盆的交响。凉粉被母亲从盆中小心取

出,置于案板之上,通体晶莹,仿佛一块凝冻的碧水。母亲的刀是极快的,刀锋过处,凉粉便顺从地化为薄而匀净的片,继而细切成条状,根根分明,如冰似玉,堆叠在青花粗瓷的大海碗里,恰如堆砌起了一座玲珑剔透的水晶小山。接着便是点睛之笔——母亲从房檐下摘下几串晒得干透的红辣椒,又找出珍藏的芥末粉。辣椒在铁锅里焙得焦香,连同花椒,在石臼中一下下被捣碎成细末,辛辣的气息直冲口鼻,令人眼眶发热。母亲将捣碎的红褐色粉末,与泛着呛人气息的黄芥末粉一同撒在凉粉上,再淋上深褐色的老醋、琥珀色的麻油,最后浇上她秘制的蒜泥汁水。各色作料淋下,顷刻间,那碗中的“水晶山”便骤然焕发出一种活色生香的妖娆来。红是艳红,黄是鲜黄,碧绿通透的粉条缠绕其间,醋香、蒜香、椒麻香、芥末的锐气,霸道地纠缠在一起,直直钻入鼻腔,搅动着舌根下早已按捺不住的馋涎。

我急不可耐地捧起一碗凉粉,第一口下去,冰凉的粉条滑过舌尖,带着井水般的清冽。紧接着,那潜伏的芥末与辣椒的劲道便猝不及防地攻了上来,一股辛辣之气直冲天灵盖,鼻腔骤然酸胀,眼眶瞬间被逼出了滚烫的泪。母亲在一旁看着,脸上漾开了温柔的笑。那凉粉的滋味在口中百转千回——初时是冰滑,继而酸香,随后是麻与辣在口腔里攻城略地,最后芥末那霸道的一击直冲脑门,涕泪交流之后,却又催生出一股奇异的通透与酣畅来。我大口吸着气,舌尖灼热发麻,芥末的余威还在头顶盘旋,而口腔里,却被一种微醺的暖意和巨大的安稳感填得满满当当。那冰与火、柔与刚在唇齿间的激烈碰撞,竟奇妙地交融成一片混沌的满足。

暮色四合,戏台上的灯火次第亮起,锣鼓铙钹的喧闹终于如潮水般涌来,冲撞着村庄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一家子吃了那令人垂涎的凉粉,便搬了小凳汇入走向戏台的人流。我们在紧挨戏台旁三

叔家的房顶边安顿下来。台上人影幢幢,粉墨登场,锣鼓点敲得震天响,唱腔高亢入云,戏台上悲欢离合的唱词在耳边飘荡,台上人演着千古兴亡。灯火通明的戏台,照亮了台下攒动的人头。孩童在大人腿间穿梭嬉闹,更有卖针头线脑的小贩,在戏台旁游走叫卖……

多年之后,我走过许多地方,尝过形形色色名曰“风味”的凉粉。南方的精致,北方的粗犷,浇头花样翻新,名堂多种多样。然而,那些滋味滑过舌尖,却始终如隔靴搔痒,难以抵达记忆深处那个被辣出眼泪、又被母亲含笑凝视的角落。那碗凉粉的魂魄,似乎早已和那个六月初六的日子、和那喧天的锣鼓、和父母年轻的身影、和整个村庄温热的呼吸,熔铸在了一起,再也无法被复制。

后来,故乡也变了模样。老屋颓圯,戏台旁浓荫蔽日的槐树也老得只剩几支枝丫。覆盖整个村庄的扩音喇叭依然挂在村中的电线杆上,而村里的人,大都去城里生活了,乡邻一年比一年稀疏,过庙几年也唱不了了一次戏。热闹温馨的庙会,像父母不可挽回的西去一样,被时光的流水无声地带走。

如今又到农历六月,空气中隐约浮动着燥热的气息。我坐在山城南大街的窗前,暮色沉沉压下来。窗外的城市华灯初上,车流如织,发出永不停歇的低吼。恍惚间,鼻尖竟似又嗅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绿豆的、属于井水的、属于灶火的、属于母亲凉粉的清冽香气。它穿透钢筋水泥的丛林,穿透岁月厚重的帷幕,幽幽地袭来。

农历六月初六,它不再仅仅是日历上一个寻常的标记。它是一枚沉甸甸的锚,深深抛在我记忆的河床里。任凭时光的潮水如何冲刷奔流,总在那特定的时刻,牵引着漂泊的舟楫回望。那碗凉粉的滋味,是冰与火在舌尖的魔战,是清冽与辛辣在喉头的交响,是父母目光里无声的暖流,更是在他们庇护下,安稳的整个世界在舌尖上的一次完整封存。



暴晒,变得更黑了。

那时有支歌曲叫《我是公社小社员》,里面有一句“割草积肥拾麦穗,越来越喜欢”的歌词,唱响了祖国大地,可见拾麦穗的不光是我们。“公社小社员”就像一个荣誉称号,让我们感到骄傲。在农村,孩子就要热爱劳动、会干农活,不能娇气、不学偷懒,谁要不爱劳动,老师会这样批评:“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韭菜麦苗分不清”。别看我们小,也不愿背上这样的评价。

我们都是农家子弟,从小就和土地打交道,认得出庄稼的模样,干过不少农活,这并不稀奇。但拾麦穗,也就那几年有过。后来因为种植环境不佳,种小麦的经济效益比不上种玉米、谷子,慢慢就不种了。几十年过去,白面天天吃,对小麦,则生疏得很。最近听说县里有个村子种植了七十亩小麦,首种就获得了丰收,真是个好消息,也让我想起了往事。只是现在人家用收割机作业,估计“小社员拾麦穗”的画面,不会再现了。

仲夏的雨

(外二首)

□刘金龙

我站在屋檐下数雨
数到第七日
青苔爬上了石阶

你说,这是发霉的季节
连钟表都渗出锈迹
而我只记得
晾衣绳上
两件衬衫,正缓慢靠近

邮差在转角处消失
他的绿背包里
装着我们未拆封的晴朗

整个下午
水洼不断复述云的叮嘱
直到月光
把积水淬成一面碎镜子

等待显影

晾不干的衬衫在绳上
渐渐地洩出淡蓝色的菌斑
像一封被拒收的信

我们困在相纸里
等待显影——
水银,缓慢爬过脚踪

窗框将天空
裁成潮湿的底片
每道闪电
都是暗房里
点亮的红灯

而地板上
水珠正练习倒立
以圆形的溃散
拓印成乌云的形状

慢镜头

整个七月在缓慢下沉
晾衣绳渐渐松垂
如一道愈合中的伤口

雨滴在窗上写长途信
每个字都晕染成
模糊不清的邮发地址

我们坐在餐桌两端
用勺子测量汤的深度
那些沉底的葱花
多像溺水的星群

地下室的旧课本里
铅笔字正在迁徙
而阁楼上的小提琴
将潮湿调成了音调

黄昏时有人在敲门
递来一盒干透的颜料
我们用它涂抹墙壁
却调不出
任何一种晴朗的蓝



拾麦穗

□ 阚 津

在我们这一带,由于缺水,土地基本上属于旱田,所以不种小麦。孩子们虽然生长于农村,却没有见过“绿油油的小麦”和“金色的麦浪”,更不知“麦秋”为何。

但我小时候,生产队曾种过小麦,那是挨着水池的水浇地,近水楼台,能保证供水,是高产田、稳产田,所以能种小麦。冬天下雪皑皑,别的生命都蛰伏到深土之下躲避寒冷,小麦则绿意盎然地在覆雪下踮个儿。小麦长到小腿高时,齐刷刷的,风一吹,碧波荡漾,景色如画。到农历四五月份(公历5月下旬至6月中旬),小麦成熟了,农民伯伯开镰收割。

那些日子,收割小麦是重要任务,被农民称为“龙口夺食”。他们常说,粮食在地里还不能叫粮食,收回到家中才踏实。此时的小麦已近熟透,头沉身软,倘遇一场大雨,会折腰倒地,造成损失,所以,收割小麦也叫“抢秋”,不过这个“秋”指的是“麦秋”,而不是四季之“秋”。抢收小麦后,腾出地来,要赶种晚玉米,到秋天还能有些收成。

抢秋之时,男女老少总动员,强壮劳力早上、中午都在地头吃饭。我们这些小

全体学生戴着草帽,挎着竹篮,步行到目的地。山上建有蓄水池,池边肥沃的田地也种着小麦,只是山路较远。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步行一个多小时才到达麦田。蓝天白云,阳光强烈,偌大的麦田里,社员们正在紧张劳动。有的猫着腰,一手搂麦子,一手伸镰刀,只听到“嚓嚓”的声响,一转眼,一片小麦已被割倒在地,整齐地铺在社员的身后。干活精干利索的人,麦茬贴着地面几乎一般高,麦穗朝着一个方向,长长地铺成一条线。有的在捆麦子,这活儿既需手快又要扎实,整整齐齐捆成粗粗一捆,麦穗朝上竖立在地,两捆就够一个成人挑了。

我们就在收割过的地里一字排开,各把一行,“地毯式”搜寻,只要是麦穗,不管大小,不论青黄,统统拾进竹篮里。如果麦穗还长在麦身上,就用镰头割断,只要麦穗。竹篮拾满了,提到指定的地方,那儿有空麻袋,盛满一袋扎一袋,有人管运输。麦田周围有许多麻雀,原本等着这顿盛宴,不料被我们抢了先,眼瞅着麦穗被拾光,急得“喳喳”乱叫,我们不管,权当麻雀在唱山歌。

别看我们人小,拾麦穗可不差劲,眼疾手快,又跑跳得欢,一块麦田,很快就被我们拿下,受到社员们的夸奖。这样的劳动要持续好几天。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的皮肤原本就不白,经过烈日的连续